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制科類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以懲欺蔽疏

阮子孝 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隱惡起忠良於既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啻如雷霆之摧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而無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臣欽承明旨何敢追言往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

論列所未盡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臣其容
以無言乎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搜
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於是豈爲權勢子孫計
哉又豈爲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
惟此一節最爲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斌斌
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鑾執政其子翟
汝諒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鑾當道雙
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敘
遐想此時公道尚昭昭未泯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

者蓋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　皇上冲年
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爲
之鷹犬附巳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巳者雖極忠
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
關也縉紳之士違衆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
羶營覥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艮亦不少如居
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膏粱子弟不識一丁者也
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
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

子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爵溜通馮保
中一甲第二名懋修已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
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愼也懋修
墨卷止完二篇郭思極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
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
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中第一甲一
名敬修亦中二甲未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愼等俱擢
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
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下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

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
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
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令科
探花文歸張氏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
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
居正病故乃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
監生王之鼎生員王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
奔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爲筆削假作王之鼎
等窓稿大加圈點刋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

及王之鼒由京師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比進都門即館於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餽送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名者與之連號代做 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籍籍皆云王之鼒已中了 臣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一十五名已而相會士夫又云王之衡今科決中無疑 臣亦不信及閱湖廣試錄果中[illegible]十一[illegible] 知信員緣有自而人言之果不虛也夫

居正挾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擢巍科王篆假居正權勢以攝服天下而伊男二人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為身後子孫計而不復知為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姦私巳之圖　祖宗求賢之科為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紊亂朝政莫此為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為宰輔者必使子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

則為鈌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由而得治
道何由而興其為國家盛治之蠹誠非渺小此 臣 所
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
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張懋修
張嗣修敬修王之鼎王之衡槩行罷黜不敘以為權
姦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愼等查明一併
重處以為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
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期
得眞才毋許仍前附勢狥私違者容 臣 等據實參奏

庶姦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理
矣

黨惡羣奸欺君亂政乞賜顯逐以彰國法疏

丁此呂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

臣以不類待罪臺官先因災異陳言中以故相張居正餘黨未殄爲請無何臺諫諸臣相繼彈劾諸不法者次第罷去邪穢漸清忠良彙奮乾坤朗霽之會固千載一時也臣復何言顧臣惟今天下尚有積憤而不能平私憂而不能置者所關國法人心良非細故不於今日盡斥其人而痛懲其事後將若何臣惟我祖宗創設賢科以經術取士二百餘年恪守成法眞

儼然天地鬼神臨之即有懷私挾詐之徒亦往往智窮力詘於此毋敢有睥睨其間者不謂楚相秉政羣小朋姦乃一旦敗壞至此極也幸蒙聖明先後入臺諫諸臣言赫然電斷居正及王篆之子不論公私槩行除名矣其鷹犬主司如陳思育曹愼劉志伊諸人亦既次第削籍矣乃猶有同惡羣姦擁位如故其何以平大法而垂永鑒也哉臣按丙子之役爲張嗣修主者今兵部員外稽應科也庚辰之役爲張懋修主者今山西提學副使陸檄也爲張敬修主者今河

南京參政戴光啓也逮壬午之設居正死矣乃餘威所刦猶有爲王之鼎王者則修撰沈懋孝也以上四臣開私竇於公門而恣行胸臆盜國典爲奇貨而投媚權姦事旣與曾愼等同則罪豈宜以獨異乎然四臣之罪猶人各其事也乃復有運籌布局甘爲姦倖之魁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何洛文者洛文自館選時即爲居正所暱向以乾兒畜之凡屬意舉姦必藉洛文爲介紹嗣修懋修及第制策皆洛文代爲之又雕刻其卷傳示士紳聞以塗人耳目有識者莫不掩鼻唾

罵而彼方肆然得志若罔有聞蓋不復知有人間廉恥矣夫大廷入對固王上臨軒所策也乃亦可以僞爲將誰欺欺天乎以斯人而猶然竊淸秩以穢閭里且津津日望三台星也謂王法何夫洛文之罪已不勝誅矣乃復有喪心逆理甘蹈無將之戒如見任禮部左侍郎高啓愚者啓愚已卯主考南闈入辭居正密承風旨輒以舜亦以命禹爲題蓋舜禹之事 臣知之矣此居正之逆萌也啓愚故爲是以覘人心傳示四方妄狙風擬至禪繼之嗣亦所不諱蓋人心之爲

其提惑已甚矣夫以臣代君固臣子所不忍言也乃公然以此命題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斯人而猶然二春卿以司典禮且駸駸日躋樞近也謂天道何故臣愚謂招權納賄一切尚可釐也至挈二百年大公之鉅典爲奸人媚竈之資則紀綱法度將無復有可守者矣是人心所爲積憤而不能平者也城狐社鼠瑣瑣不足計也惟踵一二權門之死士當爲異日滋蔓之圖則社稷蒼生將必有受其遺毒者矣又人心所爲私憂而不能置者也伏乞　皇上俯察愚忠下

部核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高啓愚等褫職正罪以戒
人臣之欺罔而有二心者庶幾國法丕昭而厲階永
杜人心大定而臣節斯純矣

巨姦黷賄大壞科場乞賜罷斥以隆盛典疏

王嗣美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臣聞國之不治由於官邪而官之失德在於寵賂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惟賓興一事最爲公典近時有一二異議者　皇上赫奮乾剛悉從顯斥又俞言官議詔視嘉靖辛卯事例簡廷臣往庶無虧法以故承事臣工兢兢然奉法惟謹及乙酉鄉試錄出海內翕然稱維新之典可謂井井無議矣迺往歲猶有大開私竇以科場爲市廉恥掃地名教不容舉士類欲

唾其面者是尚可使之復玷清班而辱詞垣哉 臣 昔見御史丁此呂疏論翰林修撰沈懋孝典應天壬午鄉試廢公狥私中王篆子王之鼎時懋孝根深蒂固未蒙處分然 臣 此時以為懋孝之不理於人口者止此一事耳及 臣 待罪留垣人言嘖嘖咸謂懋孝典試回無論本省即華亭膏腴田亦置賣六千餘畝每門生戶內各詭寄五六百畝門生各有後言 臣 聞之不勝駭愕竊計翰林之官秩清祿薄即甚貪墨詎其餽之繼而廉得其實乃知此年場事苞苴公行而入轂

之人半皆富室臣 除蹤跡詭秘訪聞未眞者不敢過
爲苛求以傷雅道謹據事體敗露爲行道之所喧傳
者摘其一二爲 陛下言之第二十七名狄獻明溧
陽監生也一丁不識而以關節中一百三十名賀學
禮原任江西按察使賀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錢
神入此尤其隱者耳又有七十二名王尚行係松江
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試渡江遨遊燕磯尚行乃使人
粧作貨郎售賣雜貨而香囊之內暗藏賄帖其數三
千懋孝視其帖笑而袖之仍擲還其囊曰不買尚行

遂高奪錦標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劉士理江西安福人也先經其兄劉士瑗在浙進場曾中懋孝之弟沈懋莊彼時感恩謝以千金後壬午本省後入浙場相約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負盟者如日故本官於南京場中中其士瑗之弟士理不謂天不從人士瑗在浙場索其子卷者累日竟不獲中後懋孝怪其背盟與之大哄士林咸為掩口此其二也至於一百二十九名包大爚乃包檉芳之子也檉芳曾為提學副使與懋孝同縣且至親懋孝點王考時檉芳星夜趨

往前路公作驛丞即頭迎接懋孝驚問理芳遂以文熠之事為托即頭再四許以二千懋孝因出袖中之題與之及入場時文熠顧人代替進場乃與人在棲霞等處攜盒遊宴至揭曉所文熠之名儼然列榜中矣此其事即懋孝局鄉人在南中者咸能口之其非誣可知矣以上數人皆南中縉紳之所共言輿皂之所共知亦臣所習聞者其餘形跡曖昧人所不知者

臣尚未枚舉也夫糊名易書所以示公也簾分內外所以遠嫌也臣之鼎於中猶云附王篆之勢至於私

開苞苴公行賄賂若懋孝者則是以 祖宗二百餘
年之公典而爲姦雄肥家之計是尚謂有紀綱有法
度哉故是年揭曉凡在吳越賈人子素號鈔虜者大
半以貲中選故吳下謠云往年所中皆寒士今年所
中俱富室又有謠云小沈欺大沈太深者蓋指今禮
部尚書沈鯉也是年鯉曾與懋孝同作主考懋孝私
通賄賂比時鯉不之知人但知其其事一場而不知
鯉被其欺此耳語意懋孝上壞 祖制中欺同僚下
敗士風自不被人言尚當含愧入地杜門不出矣今

挨即報之人儼然北上求補原官而且揚揚於人曰我
無意宦情於某京貴有書勸駕何其無人心一至是
哉若懋孝者眞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不容於堯舜之
世者矣臣又見去歲順天鄉試冒籍中式者其人雖
非原籍其文皆係己出　陛下嘗從科臣之奏悉置
之法並將主考之人降調若白丁如王嘗行等其人
視冒籍舉人又萬萬不如而主考之人貪賄賣法儼
然無忌是不謂賞罰失平乎若不於此時亟賜罷斥
儻下科承乏懋孝復與南北文衡或爲會試同考則

其舊習慣便賄賂公行其爲科場之累者又可勝言哉臣於懋孝素無半面之識又無纖介之嫌但退姦去邪臣之職也感時觸事情不容默伏乞　聖明俯賜乾斷將懋孝亟賜罷斥以爲人臣黷貨營私之戒庶衆憤以洩倖門可杜而科場釐典將永永無弊矣

十分大壞欺罔成風乞清積弊以快人心疏

高　桂　禮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正月

臣惟求賢致治聖主之要圖也以人事君盡臣之上務也我祖宗設立制科蓋謂選舉易私爲科目一切糊名謄書之法庶以昭大公而羅英儁也夫憑紙上之言以盡天下之才已爲艱難矣然猶以風清弊絕可望舉行得我朝二百餘年公道賴於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子挾私求進砥柱中流者僅見知縣陳一忠

檢討沈一貫提學金學曾隨波而靡者亦復不少繼是倖門四啓私竇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以爲定例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以私難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見顯禍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酬之若持左券此其貽玷冠裳至今唾者未已也且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俊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洗而更新之則濫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

已[illegible][illegible]人近日科場有議者爲我　皇上陳之查得我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檢簾以內主校閱何善也邇因各省巡按御史侵越職掌內簾絕不與事寖失初制且弊孔煩興矣萬曆十二年科臣王繼光建議仍復京考之例蒙旨釐正中外翕然然內簾之弊有反甚於外簾者宜臺臣之有詞也累科故典兩京主考必於翰林中資俸深而物望[illegible]者以纖輔首善之地自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規規資次人人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羞

當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該翰林院具題蒙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接邸報見得本官一本文衡重任聞命惕衷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以重大典等事大畧謂場中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夫彌封對讀謄朧收寘之弊預行申飭等因衆方愕然以爲主試自館臣分耳何至嘵嘵若此臣詢之人咸謂今歲場屋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爲張本也旬日之間滿京喧傳以爲某兩浙富人必得華選某三吳巨室以才前列臣以爲道聽未足信也至榜一出大

卒符所言矣揭曉之後士人中有謂某以館穀進某以里閈交遊進者臣於此猶以爲憎者之口未必至此及聞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矣夫試卷場中最爲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後責在提調等官亦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也可任其散逸而不爲之所乎昏夜擾攘之際必有收貯之地典守之人此並試而可明也乃監試疏中謂所示委官封鎖掤雜混失硃卷謬矣臣前科曾爲鄉試提調官知鄉場之中乃會場之始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貢院

封鎖什物見千餘人混入詢之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天明方行驗出比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無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取必不可得之利耶未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後竟不然則今日試卷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乎不知此欲蓋而彌張者也奉旨追尋數閱月矣何乃逡巡觀望宜聞而久不聞也查得禮部題准科場事宜各省直揭榜之後即將硃墨眞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原卷通行覆閱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黜一二以示懲

戒此非[illegible]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差無下落卽不知所由者爲眞耶僞耶恐以甲爲乙移花接木所不免耶且謄封等官多有認記改作之弊令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子草藁不完者先行貼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鄭國望藁止五篇執事官若罔聞知猶然擬高科矣縱才過董賈律以典制則悖逆第十六名李鴻論語股中有一句于考之海篇直音因匿論私取貌詢之吳人士音以生女爲囡此其爲關節明甚孟義大結尾云吁僞而可以爲國

吾未知新莽之果不可爲周公也書經二三篇結尾云傳君之遇方自以爲不世之遭即有賢者豈能盡出其右而曰吾姑待之豈理者也文義雖過又若此第二十豈名屠犬羊首篇云以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合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夫奏言輒行者也肅篇云道之端由此造其知乎道之端由此造其能盡孟義大結云之噲者流與唐虞爭烈至後場以創作餠以鬭作璧以蜉蝣爲浮游等字大率不[illegible]類此即置之小試當在黜降之列況可以

點賢書也若三十六名李一桂三名潘之惺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六名李鼎七十名張毓塘即數字數句之疵纇不必過求然亦嘖有煩言矣夫在明經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書順理成章爲文而不通之文豈容收錄且硃卷遺歷眞僞難憑公論混淆辨驗無自不知本房作何評騭主考曾否參訂向來硃墨卷類爲一處何獨取硃卷而遺之昔人場中用三古字作㬪令奈何互相牢籠恬不爲怪耶大抵今之科舉壞亂極矣王子以僥倖爲能丞司以文場爲市

利在從利勢在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雷同名義掃地蓋自陸檄錢仙穡應科甘心鷹犬習以成風今日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不可不為之寒心也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道等主試致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於邊一棄於市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姦則無姦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徑不入矣方今文事武備俱弊無以維持世運鼓吹休明特有科目之典庶幾獲真才以備使任若

茲上二三人法之臣欺上罔下妨賢病國則所關於清時者非渺小也又查得萬曆十三年順天鄉試主考官張一桂誤中冒籍給事中鍾羽正糾舉亦從改南十六年應天鄉試主考沈懋孝閱卷有議南京給事中王嗣美參論革任聽勘今賄賂公行不止冒籍之禁矣據所聞適過南中壬午之獘矣若之何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夫犯者有罰猶恐積習之難挽今犯之者未必罰也無害之利非大聖至賢孰能不趨哉國家設耳目之官許風聞言事今物議沸騰矣主事

于孔兼業已批送該科矣科臣竟無一言以摘發之
職掌云何豈其止或尼之耶 臣惟事君之義務在不
欺此而不言則何以報 陛下方今會試之期多士
雲集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新視聽而改轍絃 臣備員
清署非不知容容之為德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
敢披瀝血誠上干天聽伏乞特發 嚴旨勅下九卿
會同科道嘗將順天府取中試卷逐一檢閱覓見原
卷見在者多有無情弊逐一查明據實上請以候處
分其有不蹈沙可疑及文理紕繆者通行議處明著為

例以嚴乎來之防即將臣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事庶公論可昭倖門可塞衆憤可洩數十年之錮獘爲之一清矣臣又有說焉天下事公與私不並立而人之心疑與信不兩蒙自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固不之疑緣故相諸子先後並進而一時大臣之子遂無有能見信於天下者今輔臣王錫爵之子素號多才豈其不能致身青雲之上而人之疑且信者相半也臣亦乞併將榜首王衡與茅一桂等一同覆試庶大臣之心跡益明可以信

今而傳後矣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邪臣明奸欺君徇私滅法乞聖斷以培公道疏

饒伸 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二月

竊惟權柄者主上之所獨馭也主上人臣之所共事也而奸邪人心之所共惡也名器不可以假人況賢科乎犬馬報主指草指佞神羊觸邪況臣子乎今邪臣所為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而人心所共憤恨未平者亦莫如科場之弊臣有概於中久矣夫科目者國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諸臣臣亦不得以與諸臣法至公也故古之姦臣亦多

矣而鮮有壞此法者畏公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奚珣中楊國忠二子宋湯思退中秦檜之子若孫書之史冊以爲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人冒濫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何洛文中張居正之子人猶以爲駭逃及三子連占科名而詞臣遂成故事於是戴光啓沈自邠並收三相子而恬不知怪一時用事大臣乘此而得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節肆無忌憚如黃洪憲之爲者以爲一第不足以爲重則居然奉薦矣數高者無子則錄其婿利厚者非

子則役上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 陛辭一疏及拆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已此非惟敢於欺 皇上且將空天下為無人焉故榜出而人人切齒無不欲唾洪憲之面至訾其背也幸有禮臣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字眼關節雖才有可錄猶當亟以徇私棄之況文理紕繆章章若是而猶俱得保全洪憲覥然在列臣恐 皇上自此不復有國法矣臣 聞覆試之日尚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不揣可否槩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恐恥力爭

竟爾朦朧擬請夫始猶掩耳盜鈴今則入而攫金始猶一人爲欺今則朋黨面欺矣此何可令後世見也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之辯疏內舉邪㓗爲言夫奚之舉子自舉也豈肯假手於人哉即此一言其爲私獘亦不能自解矣且字字劍戟而其中有曰突出一高桂尤非大臣之語錫爵爲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爲善而聞爲人飾非自錫爵趨邪而忠臣賢士悉被斥逐倂夫憸人躐躋顯要今又巧護其私以轢正人欺誑
皇上其勢又將爲居正之續矣臣竊觀
皇上

仁聖聰明抱大有爲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大柄不由　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爲聖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壟斷之利而令主上獨受不察之名此臣所以終夜拊心不愛一身以報也豈願碌碌與權貴子弟比肩事主以爲科目之羞郎署之玷哉今會試事又將竣矣臣恐復有覬望效尤者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高桂所論狥私夾入廠究斥退發下覆試原卷九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錄者以示聖恩重治黃洪憲作弊市私之罪以爲人

臣欺罔之戒至於吳時來附權臧法不稱臺長王鍚爵庇黨恃勢殊之相度均乞速賜罷斥如是而公道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絕於此矣

訂汙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乞賜議處以昭

公道疏　　史孟麟吏科給事中萬曆十七年九月

惟國家獎賞如鼠穴獨科場言路存什一於千萬耳
科場爲士人進退所關一不公而祇爲營私納賄之
府言路爲朝廷是非所係一不通而祇爲欺君罔上
之資往將大學士張居正視場屋爲家藏羅王司爲
私人一時受私諸臣因緣而射利故陽以媚輔臣而
陰以充私橐科場之弊至此極矣我　皇上赫然振
怒罷司考之臣斥倖進之士清冒籍之途人心大快

如見天日咸以爲至公之世矣孰意不一二年而有
蔑旨賣法敢行汙壞如今詹事府少詹事黃洪憲者
乎往時大學士張居正移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炌
傳與南京都察院及各道御史令勿輕言朝政而又
借朝廷之法以杖言官假撫按之權以殺義士一時
言路諸臣敢於欺 皇上而不敢於逆輔臣言路之
獘至此極矣我 皇上赫然振怒復杖戍之官錄建
言之後夫所附大臣而更置者舊人心大快如見天
日咸以爲不諱之朝矣孰意不三四年而有蔑上樹

私敢有且塞如今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者乎夫
洪憲之典試其以交遊進以貨賄進者不可殫數且
其事汙穢不足以瀆上聽臣姑舍其汙者言其險者
硃卷墨卷相對而塡名祖制也洪憲乃改正其墨卷
以衒私而復失去其硃卷以滅迹鬬今硃卷尚在洪
憲家特以字眼差訛文理互異不與墨卷相同故托
迹失去以欺皇上耳此而可爲孰不可爲程文墨
卷削而試新命也洪憲以孫坤浩之文進呈以
巢士洪之名中試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夫翰院爲斯

文宗廷而可以斯人玷其位乎且其挾傾險之謀直欲遠擠同官而遽登台輔此人不去則不惟科場之極弊而不返而結交中外舞弄威權或假 聖裁以制外廷或黨外臣以欺 皇上勢所必至者也時來已為都御史其授意御史以擠人與授意御史以媚人者不可縷舉臣姑舍其隱者言其顯者 皇上覆試舉人正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時來迺黨護洪憲攘臂而爭生一時忿忿之心與臺爭挾揭帖迺感激之言非經常之制謂之衙門舊規則可謂之朝廷憲綱

則不可時來迺請立爲憲規以罰治御史起一時紛
紛之論夫六卿任事都御史得而彈壓其非今在覆
試則不以持正爲體而以黨護爲體在揭帖則不以
自去副封爲體而以投堂爲體此其意不過欲箝言
官之口以成其詐收御史之權以濟其私耳總憲爲
國是持衡而可以斯人竊其位乎且其挾穿窬之智
直欲盡排同輩而希冀銓衡此人不去則不惟言路
之永塞而不通而顛倒是非混淆邪正朋黨之風成
於黨禁錮之害成於積勢所必至者也參照左都御

史吳時來及少詹事黃洪憲詞能奪理智足文奸虞
廷孔壬之流魯國少正之類雖穢迹屢章於奏牘而
顯斥未斷於聖衷黨日聚而難離勢漸成而可畏伏
乞皇上察時來建言之忠而懲其改節以先年處
陳价者處之聽其自陳許令致仕以爲憲臣沮塞言
路者之戒而黃洪憲鬼媚小人不可名狀乞照先年
張一桂史鈳或令閑住或調別官以爲詞臣汙壞科
塲者之戒則創首惡而朝宁肅清懲大奸而天下知
畏人心返正公道昭明在此一舉也臣愚不識忌諱謹被裂肝膽以請

酌議南畿督學憲臣以作新文教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惟國家設學校爲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學政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于畿輔學校又與他方不同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也第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跡非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欲督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南畿爲 聖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又視各省爲獨盛先是學臣

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近貢與輙草率以類考結局倘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卽類考不能完勢不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無論力學青襟無以自見卽功令日澗士風日澆動恣淫蕩習成浮靡攘臂公庭把持曲直捏造蜚語淆溷是非甚至聚衆而效脫巾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楊宏科任有期年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貢遷又且以憂去矣士心

皇上莫知鄉試及今不爲酌議恐國家雖有一歲一
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日爲權宜計則有按
臣分校之設爲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
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矣當此臺臣寥寥若
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即將見在南畿按臣改爲督
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僅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求
考之十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
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

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蓋按臣行部有察吏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爲其不專故耳南畿地方遼濶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廬鳳徽寗池太滁和廣德一管蘇松常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閱歲一告完則考課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士風大有裨益矣倘謂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臣未可輕議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

二或浙三按臣損一爲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是一更置閒吏治無損于前士習更新于後亦一議也若以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如順天如宣大比比皆是何至於南畿而疑之乎臣待罪留臺謬有建白之司祇役南畿兼膺地方之責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爲便不敢不竭其愚以備

聖明採擇伏乞勑下部院再爲酌議萬一臣言可採亟爲伏請施行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

至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謹撮三要以佐盛典疏

汪若霖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臣待罪春垣與知文事先該本科都給事中邵庶於今年二月內疏為敬循職掌恭酌條規隨經禮部覆奉明旨不啻詳矣惟今主司入棘之期多士發名之始似不嫌於再三者謹摘陳之一曰求士宜真夫孟氏知言之學通於政事季札聆音而知歷代之盛衰也豈文不足以知人哉第邇來士騖浮華詞斜體要苟非法眼翻受媸迷而欲以得大儒莊人斯已難矣

夫文由心生才以養定察其靜躁醇駁雅俗攸促之節而其人大畧可職也老成淵塞與夫少年儇捷則春華秋實之辨而緩急可量也議不叛於朱程氣不撓於純正而聚用之不失為珪璋司衡者宜何如斤乎若夫策論開陳善道義取敷奏問者何必傲以幻僻之條應者何得謬為荒誕之語即今時政多岐人心靡競沿更關疆弱之運消長伏否泰之形何妨反覆諏咨明示之的疏治安於賈誼究憤激於劉蕡斯亦經國之遠猷而知人之實証也安得一以粉黛

爲觀已乎先該萬曆三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各官奉行未力竟成虛文可不欽哉一曰取士宜和夫國家側席求賢弓旗責出蓋綦隆矣上臣之誼以人事君王命所臨天威咫尺其有烏堆是徃有議論交競猜嫌間作中外諸臣是非虛衷雅度鮮有不囂夫禮數其小者也上方匿之而下方意之於是簾以外之職事有不必格而謄錄對讀等項滋弊實矣於是簾以內之體統有不必肅而取舍盈縮之間有爭端矣其精神不以研流品而以調人情其法紀不以

黌多奸而以修小郄渙散支吾苟幸竣事則亦已矣夫鹿鳴之什詩人所歌又在於泰和洋溢以多士彙進之初萬六有此其何以觀焉謂宜各靖乃心絕去畛域求賢是亟湜恤其地方今躁競成風偏黨滋蔓不於源頭師表之地發為銷融所關豈淺尠哉先該萬曆二十一年禮部覆奏明旨有云科場以得人爲重勿得以體面紛爭蓋爲是也一曰訓士宜預夫士幸生明盛之朝修列鄉書漸登膴仕臯夔伊呂之業豈異人任然而聲實多戾賢不肖輒懸至於淑檢

蕩閑靡所底止國家將安用之夫噫寢異境食張從心既已放于校士之科又未域于計吏之典此去年臺臣所以有士習頹靡之疏也部覆維詳明旨孔棘責令巡按官查實開報近有露章至者亦既灰沒矣臣所爲訓戒宜先也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漢史有云心未濫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今多士奮跡之始郎女子受醮之期請以前疏覆旨刊行省直放榜之後巡按御史面與宣諭人給一帙奉爲章程則孰敢不約修其身以顛越者乎夫諸士勿謂一舉可遂騖溢

也苟持操寧淡則意氣無可以加之亦勿謂明旨爲故事也苟隄防弗謹既潰其安追之欲實在制其初開恥端特戒於姑試氷兢自守遠重自期有司者將折節而爲矜式爾朝廷造士方惓惓若此非好爲苛也夫兹三者亦既喋喋矣私惟國家三年一比急在得人徒取輕薄浮詞何關令器而自非中外諸臣靖恭並濟能無乖漏是故振綱絜領肅肅雝雝而因俗之以禮入禮者可爲象而不可爲整之具也於是不得不濟之以法施於未然之先故貴豫焉若曰一日

得士既可深之終身而盡獲其報者有周咏濟濟以克
有寧甘之休茲哉伏惟　聖明省覽勅下禮部亟行申
飭而臣等以白簡俟之其於賓興大典咸有裨焉臣
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懇乞宸斷以彰

大公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有不易之制人臣以勿欺爲忠頃該臣科

題爲東省違式試卷濫數充名按例查參以重大典

事蓋據按臣溫如璋遵旨勘明禮臣胡國鑑閱實判

定而後知山東所取七十二名李衍賞卷篇章不具

文理未成則考官尚寶司卿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

霖等恣意濫收爲天負典臣等覈事甚確持論甚平覆

請勅下禮部量行議處則朝廷有定尺在何詒[illegible]之詞

柰何張汝霖者若罔聞知妄行檢舉爲徼倖苟免之計乎夫律文有公事失錯者許自覺舉蓋謂事屬偶誤尚可改正未經發露而先自伏法勿敢匿也今取士何事提衡參決一成而不可變安得始以爲錯而又安從正之汝霖入國門有日矣長安衆口直使交紛流於道路臣科以本月初七日題參而汝霖以初八日檢舉此何例乎卽臣等白簡不足問獨不畏國家有成法

聖天子有神鑒將誰欺乎夫汝霖固今輔臣朱賡之子壻也輔臣老成練習天下爲今試問

國家二百年來有已被彈劾尚可檢舉者否有如此
檢舉可遂免究者否舉朝相顧莫不駭惑臣竊傷之
且凡人之檢舉也以認罪而汝霖之檢舉也以掩罪
展轉支吾不少怨艾至曰有憐才之心無隔垣之目
又曰時迫神疲不暇詳對是何言歟齊魯洙泗之間
豈謂無人以文不成篇者而曰才焉正恐失才多矣
當閱硃卷則疑謄錄闕落比及塡榜則墨卷具在更
何隔越不加察証而敢大言不暇乎有乖藻鑑罔畏
簡書輒復謬為此舉以溷宸聰狂悖譸張殆無臣禮

使廟堂之上皆相倣效將天下公論盡付瑱瓦國家大法盡可跳梁　皇上亦安所憑藉以整頓一世銷其邪萌哉察影見形　臣竊懼之是故由前以論則貢舉非人諸臣均患於任使之不足猶可言也由今以觀則矯誣亂紀汝霖獨傷於伎倆之有餘不可言也伏乞　皇上乾斷亟將　臣科題參并汝霖檢舉二疏勑下吏禮二部從公覆勘分別議處庶幾國家取士之制人　臣事主之誼其猶存乎天日在上斧鉞在前人實有心可終蓋抹　臣職掌攸關廻腸自苦夫豈得

已而好爲嘵嘵以蹈叵測者哉伏望　聖明㫁覽

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直述外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臣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臣等承乏往監試事凡所爲革弊防奸者靡不殫厥心力事畢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嚴而登後亦稱得人臣等亦自幸以爲是役也可不負皇上任使忽於秋冬之交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臣隨遺書按臣黃吉士問之吉士廻臣書云士子紛紛之言誠有之但門下在事

弊端何自而生剏南北自不相敵而尤乎人哉臣密訪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下第者倡爲此說以欺鄉里妻孥云耳不謂吉士竟信其言登之於疏夫吉士言官也臣等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弊臣等豈不能自發而直待按臣發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弊者今科彌封所試官二一爲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爲鳳陽府同知易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等用之良有深意而使彌封書手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

弊無論臣等必究即監官或亦不肯無言也其彌封所絕也之卷臣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會不具論弟查該所呈當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贛榆等縣董宗宣等二十四名十二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三十名使先送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出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謄錄使謄錄書手果以南北高下其手謄錄者皆江南人而可臣等後查一名簿

有揚州謄錄書手白承勞等七十一名滁州書手安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緒等四十六名此皆江北人而亦偏於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謄之卷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爲各府其有無弊端今皆可覆而按也及謄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復送受卷皆由臣等封鎖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謂謄錄所將前賄買暗記摺角遞入內簾甚有拔之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二所皆爲虛設監臨提調等官謾不稽考不幾於說夢乎臣等入場時數扣[illegible]考

二臣馮有經傳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祐等撫䌷雖
落卷亦檢閱數次且調房互閱遵新旨也如江南者
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塲中有不閱
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江北猶有分屬若以臣
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内簾諸臣視之則
兩江皆為門生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為先
後抑揚之事哉况各房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
玉而寳燕石也即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
考在鳳陽有懷遠知縣王敬在廬州府有霍山知縣

吳之皡在淮安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余楸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賄買代倩傳遞等弊臣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則宜乎江南疑者未必中中者未必疑矣夫何名卿碩輔耀後光先鼎甲魁元不乏豈會試塲彌封謄錄員役亦預求江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臣等簿查江北進場貢監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名幾與江南相半則不為不多其間有真草全無者有首草不

備考有請乞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理紕者其卷在歷歷可考則江北學文大畧可睹也安得輕信無稽之言而重誣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人之盛而謬謂臣等墮其術中哉臣等非爲諸生辯盖諸生作弊即臣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

皇上用是當出自白耳伏乞勅下禮部再查訪議覆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淡士立公取材宜廣敬補議以佐大典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作人之盛無如自鄉舉而登之進士至優渥矣邇來士風日壞科場奸弊百生 皇上特令各巡按御史廉訪舉人是賢不肖復加殿最於是禮臣爰遽疏揭遂有摘其姓名斥不獲進者亦既嚴矣自割卷者有行中不如式者有罰諸臣條奏益加毖密天語諄諄臣等且執自簡而議其後又誰干之顧臣猶有說焉國家設科取士務在得人非爲諸臣一私桃

李也乃分房定數積習難開使才士拘而多佚庸流倖以取盈甚無謂也甚乃視力巨細爲士低昂主者幾不持其衡何紛紛乎節經申飭未見遵依其在會場尤甚今諸臣分校之始特乞 嚴旨申飭各破拘攣各房之內才多者多錄才少者少收迨乎取舍既定然後裒彼益此於各房原額亦無減增放榜之後仍將甲乙諸卷盡付部科有倒置者得按跡而糾論之夫使才者畢進不才者畢退至公也舍己之所不足用人之所有餘至大也諸臣何憚而不爲乎國家

制科原無定額視之世運汚隆爾累朝故事多寡或至四百餘人厥後三百五十人以為常萬曆壬辰乃始酌定三百名斯亦盛矣顧在今日有不可不議寬者何也舉人之有考覈也自今日始非第待以不肖之心為桎梏也固曰磨礲砥礪使有成器為國家用耳今成器多而用不加饒勿為徒法令豪傑灰心乎矧邇者覃恩大慶萬彙同沾歲貢之外尚有恩貢豈於諸士獨有靳焉謂宜照萬曆壬辰以前三百五十名之數或以舊例示行或以新恩暫舉浩蕩之仁實惟

皇上任之夫士也前見法而不偷後見恩而不勸有不灑然共効於明盛之世者非夫矣如日仕籍方壅制額難廣則未見流之不疏而能褰其源者是何不爲國長慮也夫會試取士徒以名耳比及殿試則朝廷爵秩諸士流品於是焉在非細故也向來一甲三名率由欽定惟是二甲之發軔于郎署也甚捷二甲之紆途于郡邑也甚艱於是人有倖心漸開奬竇頗聞從前收卷弔書等官狥私納賄暗記分投若探囊中取效不爽以茲天威咫尺之地玩弄如此無法甚

矣夫臨軒策問上實爲政諸臣第以供讀卷之役何
可欺況往往禮臣條議肅登對嚴防範一時諸士凜
凜奉約束甚盛顧執事之不恪流弊安得除竊議今
次試卷宜令監試御史同禮部諸臣嚴行檢查信手
分送而讀卷諸臣亦宜憑文是取勿以官爵崇卑漫
爲高下一切苟且開新進闒闒之端豈非蕩平盛事
哉夫破分房之局則無不盡之才推加額之恩則無
不與之士嚴分卷之獎則無倖致之官佐一統文明
之盛鼓百僚師濟之風取誠於蒭蕘亦庶幾亦有裨

焉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勑下禮部施行臣愚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